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其志與王不齊矣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牧豎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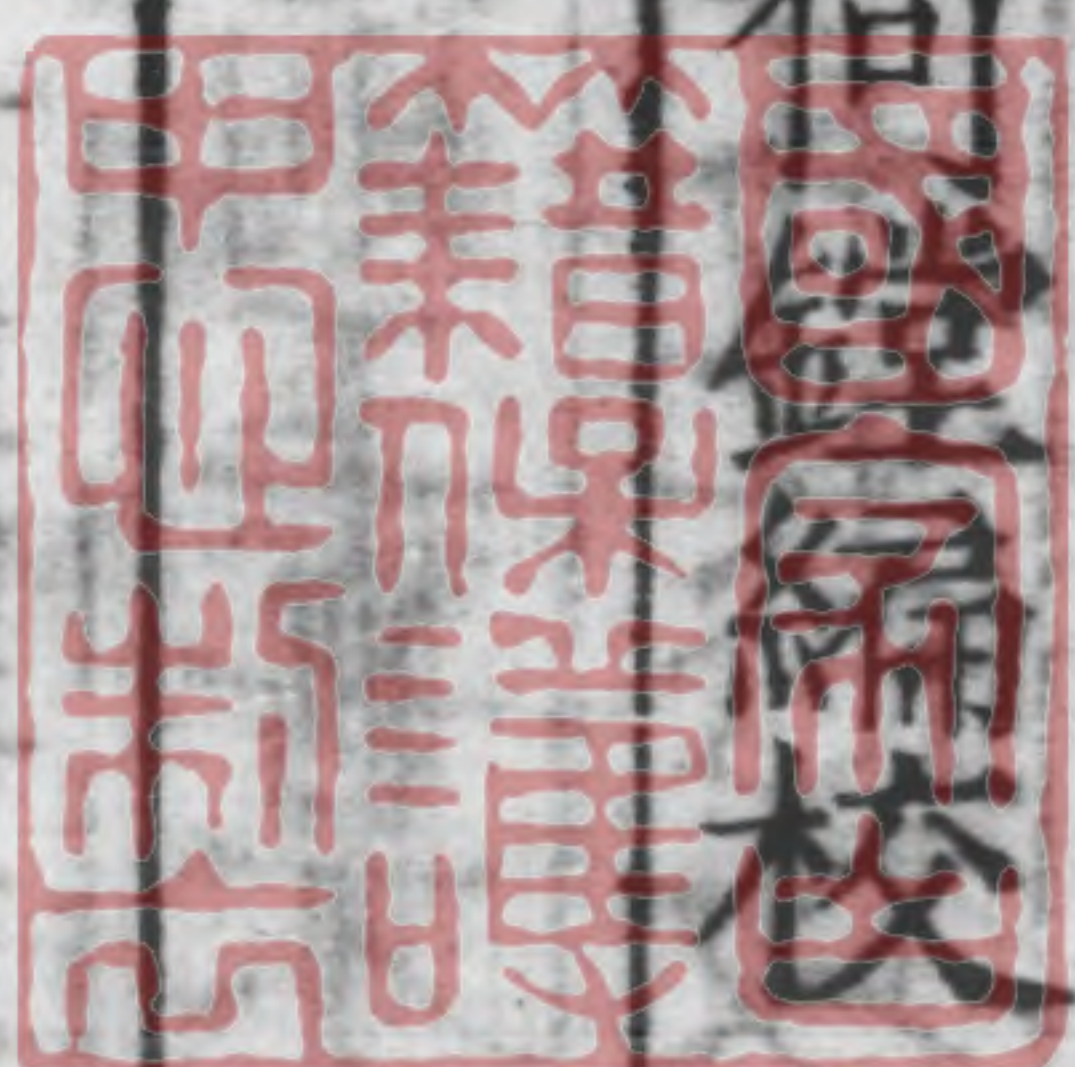
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

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為天下除秦秦

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豎

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

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豎曰臣牧豎者也家貧



無豶而為人牧豶豶者則主人喜而厚其備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豶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踣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籍朽鬻膏有塗以溇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備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豶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備於是爲豶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豶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豶也豶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予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豶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豶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徂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豨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于胛而瘦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
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
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
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
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
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
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

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
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
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
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
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
能聽知諛言之爲痼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不能聽是皆
休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
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
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
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與白日朗照平湖若砥
魚蝦之出歿皆見鼎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
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偃木鼓穹嶼而雷九
淵輪旋而箕皴焉客蹠不能立俯而噤伏而不敢仰視神逝
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
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温温然
一朝而怒莫敢櫻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
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
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于吕梁見其觸石而噉沫
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昌是執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
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
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
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
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鯀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
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
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
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
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

論衡卷之四
四
鮒乎今之後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圍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徑行而不憚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辭以教僕矣

芻厖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願無所得馬歸而惋形于色一夕乃喜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駮然而驟蹶然而若鳧芻厖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

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使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遠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讎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螫父熊螫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充王其奚以禦

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禱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群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藝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

公孫無人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過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

其族曰柳下氏
樊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
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粟以往蓬張而猴
出衆賓凝睇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茅粟擲之
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棘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
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
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
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
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

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
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
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
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
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
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
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
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

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
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
毒池水以禁癩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為其生乎人皆嫉嫉我獨
離離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為有知謂天
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罹東乎
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于坻又不
如鴻與鴈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而彊生以四
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
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
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
然漆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
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乎聲形于色欲
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
群羽族之翬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為鳩也虺然而鷹鳴焉
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
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闕則爪與觜皆無用

乃鍊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鷲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
命而大含悲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
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魯爾國於晉不
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
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于
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
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螳計其徒
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砥者負其砥無相

以也今為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王曰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肯不與焉衣主于御
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肯華飾客也言文
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
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為主何
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
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句踐
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
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

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范雎折
脅拉齒棄于箒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艾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
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
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穰若
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
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
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
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梁飽其鴻鴈鷄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
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闢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微多
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犍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
無人以關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棄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
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
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
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
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繆範之以王之桀
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
舖簞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
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
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
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大小善蛇蝎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
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
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蝎未嘗傷
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
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

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哲
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
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
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
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
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
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
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鵂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
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

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
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
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
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
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
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
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
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
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
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
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
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
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
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
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息曰余實
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
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于秦

熊螫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宋宋王雖
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
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螫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
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敵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
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鏡鉞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
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螫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
鳴于向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

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眦皆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

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措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懲哉

盜犖以如羊之鈎係八尺之絲鈎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犖焉郁離子曰是所謂

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顧以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螟螣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䟽曠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過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飢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蠋以為食蠋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于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

神

虺常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
夫奚為不能恠變故神仙人之變恠者也恠可有不可常是
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
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變殊矣備短厚
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僊為能有其變而焉能加之故
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
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
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
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
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
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
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
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
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
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鬼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覓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覓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為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声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為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詩意仙文集 卷四
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
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
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僧及巨商大
賈之為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
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帳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
人之誣也而况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
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
今也又從而為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

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
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
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
焉不特曰也而謂以且淫而為祭也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
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
唧而珍桂蠹音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
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眾醉惡醒眾貪惡廉眾淫
惡貞眾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
媿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

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

虎逐麋麋奔而闕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昔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

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充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衰其徒謂之曰彼予鄰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歲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柳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

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其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為然後為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為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為得而不知以其身為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蒼而鬚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兩師食之以僊其膏入土是為琥珀爰與冰玉琅玕同為重寶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筦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劬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茯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于樸鑽蚋螬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幹悉屬于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為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併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救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倖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旣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膏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

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攻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
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
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
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
以飫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蹏突
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馮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蹠足飢
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圍人
而飲沫則雖鞭之使送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
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
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
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
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
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
其糟歸以魚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
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
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
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

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
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蟲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
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
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
胠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
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
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
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

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
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
子拜嘉焉故鄣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
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
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
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
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
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
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莫

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為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纓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為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為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

後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
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
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
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
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
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
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

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
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
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
已足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
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
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
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
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
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

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狖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蒨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揭轍以暈騫曾覺駁杏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晞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膾燂鹿膳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兔肺肺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蘋桂之萸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栝益密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既飫清臙乃薦踐笙

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煇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
宵欲終娛樂未足鷄膠膠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
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
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
歡櫻欄桐栢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
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
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茝衡芡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若抱木
以垂翹薜荔綠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纓激迅飈以揚馨鳥

則白鷦黃鶯翠鷓錦鷄敷羽翰摛文章鞞鞞煌煌若彤霞之
間喬雲魚則赤鯉白鯪鰕鯽儵鱗斑鱗紫鱗吹瀾生華於是
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憇芳亭酌瓊卮
携佳人泛漣漪擾鳧鷖發棹謳鈞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
詩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
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州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
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
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
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徭氓穿胷交趾鮫室蜃市北陟無

閭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駃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瑤
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瑤閃虎睛
傲狎旄牛師類之毛鬚髻披蓑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榛索葩榷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縠腦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蕝馥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鐘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為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皪暉光豆寇胡椒葦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蕉木
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綵羽繡翰玳瑁

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湏勃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絨青狸赤豹之皮衝御蜂律修毛髮
鬢媿媿蒙茸洵美且溫馳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
錦戎氊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廛於是乎鏡山出金煮海收鹽千插穿岬
聲翻九幽萬竈歆煙結為蒼雲蜃艇蠻舸出沒風濤罔鯨鯨
曳鯉鱧舉赤鱗絡氏人鉤鼃鼈繒鮎鯢止水母鑿蠓蠓擒化
鯤執翔鯨留鮪麗蠃牽鯛罌鱸繫鱗引鯉掣鰐連鮫枕丁膠

乙燕取並積鏃骨皮箠磨鱗刮甲齒牙鋒鏘以函以戟甕鮓
桑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爍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旣回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闐闐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
甃以礮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櫺左右蜂房奕奕翼
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嗒嗒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
搗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頤而瞻者

跼踖千人離立歧望頰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夷入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馨欬折五兵談咲却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聳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
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駢服以駟駮
造父御戎烏獲為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包然殷谷旬
立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耀冬冰燁煜晨星純鉤太阿縵理
龜鱗雄戟揚虹丸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
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彌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
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葦
大旆縫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迴山陵為

之低昂太陽為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虺
翕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
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
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
冥窈窈悄悄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
一芟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
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
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

恬漠未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為乾坤乾坤翕闔結為日月日月代明
播為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為人玄黃兩間獨為物靈得天全
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溆兮
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
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晷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
保其受兮為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
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
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
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恫
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
縈紆迴適以蠱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為蘧
廬黔首為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為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
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
迷生之曲暎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
攙搶降魄流精為貙為豺為蛟為蛇犬失其主化為封狼奮
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潏潏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
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為樂娛遊為適不亦悲

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
於是公子赧然願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
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
無斃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四終

